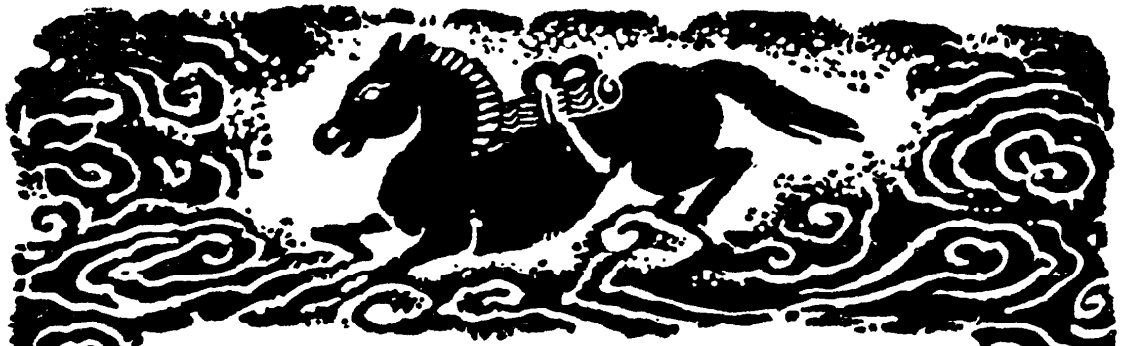
論衡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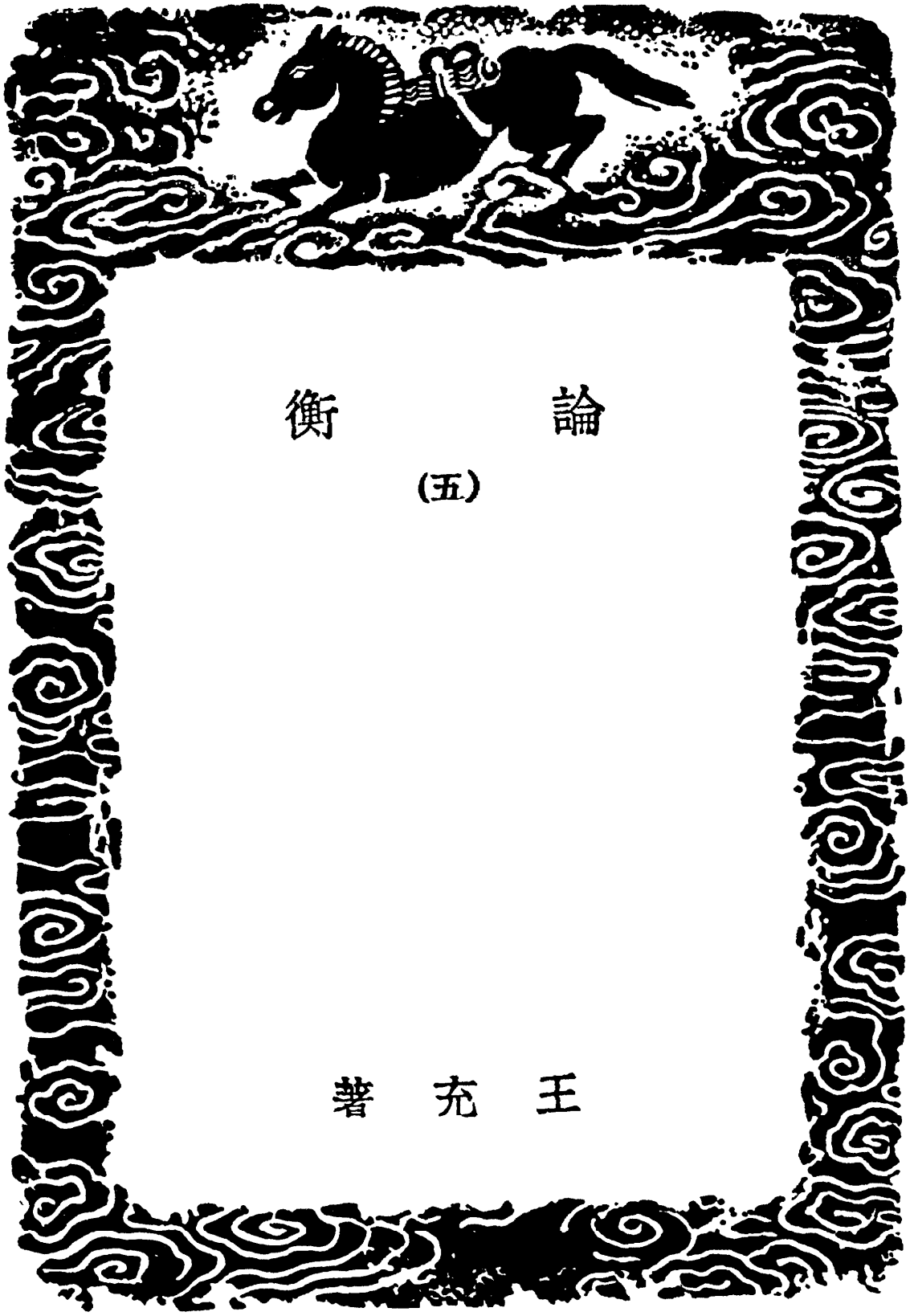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衡

(五)

王充著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擬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巂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曰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illegible]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illegible]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illegible]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illegible]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巳丑剛柔[illegible]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孝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場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哀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哀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妖誡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性設祭必有患禍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
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
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
他神有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
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
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
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
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
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
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
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碎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
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
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
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凶斷牲殺創血之實
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篤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
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
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
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
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嫗每以子日沐能得
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
垢也洗去是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
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
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
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
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
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
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
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兎
也鼠不可愛兎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
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
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
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補其內衣衛其外
飲食不擇食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
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入政一日食二日貨衣服貨也
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
禁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垢垢

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泳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大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人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叁頭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體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放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眞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瞿鼻嗥毫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擇蓍兆見數者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與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疾痛血氣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惟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擇從善兆凶人擇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日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紼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擇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眄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擇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擇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受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誓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來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曰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祀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乘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祀占夫占夢與占龜同言占兆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灼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灼以咎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祀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辯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皆懼笑皆有所犯起功後徙祭祀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爲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社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途積禍以驚不慎刻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役滿閭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好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倫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一筮示不專已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十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達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嗆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禍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沈患攜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干君薦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畢時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辭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稟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不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遇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正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禱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禽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工於貴者闇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罹罹刑決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室宅耗蠹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罰空作徒未必到吏曰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請吏劓罪推善時人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且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礁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朝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亦輒棄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遷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治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竣儒雅之論令略實論令親覽總校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觸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豈皆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真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作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官室營壘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煞冤蛾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馬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難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今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擁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擁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始盡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閒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里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逢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人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推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破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衆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竝明從魁之事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于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皆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于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

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入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彼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觸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經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然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觸歲不能不得時炊工使之人見今人之炊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炊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凶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惡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徙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延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令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延異何謂

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設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予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爭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貝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貝妾何故卜之

閭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鄰鄰得其宜富貴吉昌鄰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鄰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鄰

有南北長吏舍傳閤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人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日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刀杖鬼神如有知必主止賊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傲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迎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劒操杖與鬼戰鬬戰鬬壹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鬬無以異也病人戰鬬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刻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安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鬬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凶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夏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大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止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媼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脩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鬼神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今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昔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蚤蝨食人賊人肌膚猶人盜地賊地之體也蚤蝨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匄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蝨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入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人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薪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亾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亾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諸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亾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亾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嗣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飴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慾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欲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

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猷斗糞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亖之上一蟹梁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木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噓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亦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

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擊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濤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歊其神之罪歊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戟而掊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戟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戟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戟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享祀如禮備神喜皆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歊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歊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歊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歊一也凡能歊者口鼻通也使鼻眺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歊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歊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歊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歊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烹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大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

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飲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飲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侍邪將以人食爲飢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侍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飢壹飽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質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祚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祉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坎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亦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祉稷報生萬物之功祉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反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有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猶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爲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羣神者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出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化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

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此功烈施布於民民懷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正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註音窆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奠弗絕若有禍福重思尊功慤慤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爲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以爲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爲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哉

終

論衡卷二十六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次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補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識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修陽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許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捐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湧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渡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

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謫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撰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秘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輒見卓滴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弒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讖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啼由老弱之微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芷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宜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滑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榜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榜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惠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榜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宜可置萬家其後覓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榜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違視洞監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說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禍處福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

無難不可知之事屬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上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俞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弩盡笑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聞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見如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騏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曉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澤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苦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曰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極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烏獸之音乘驚馬之野田間有放牝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馬此轅中馬蹇此馬亦蹇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揆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違視驗遥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歌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鬼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蛾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宜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淵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眉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蛾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敎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足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嚳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自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

問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狂狂知往鴟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狂狂乎則夫狂狂之類鳥獸也億論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億論乎則夫億論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只人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驟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闚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採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事賢聖其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其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其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生先知兩也性能一事知道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掎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足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俻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慨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闚猜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其解之用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又知聖人不能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甚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聞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介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遥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以知其情聖人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死顏路請孔子車以爲之椁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顏淵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顏淵死孔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由此言之顏淵死孔子車椁之言門人厚葬之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不聽厚葬之後孔子哭之慟門人怪之孔子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由此言之顏淵死孔子車椁之言門人厚葬之也孔子不知顏淵死門人厚葬之也子貢問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子貢以

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至雨甚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候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如五經一有問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闇其家有輕子陋孫必敎親徹饌退勝不得飲食閉館闕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古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詬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塞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痛未死禱卜使臻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整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綢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能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

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督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策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邀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畢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强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爲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喻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虜岡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韓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為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髡子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為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鵝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鄧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亮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亮且代君位其後亮果為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亮之為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上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論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

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絶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其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其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其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卷終

論衡卷二十七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此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庭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失著見而人所知者衆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蔑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卽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卽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卽喜業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趨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吊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

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開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卽開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劒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向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劒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止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卽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殷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毫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道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功終不立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汙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遇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有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決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匿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討木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荊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忠臣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像讓掖劒斬竊子之衣不足誠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哲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皐陶忠聞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

成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邑斯而舉亂君之忠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成其忠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刻地而予之踊臀而貴之君有難不成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矣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矣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成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筆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筆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王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踐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滯矣夫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恥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

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貪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惔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惏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逾越彊之士手足胼胝而目驪黑無傷威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證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約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鄒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鄒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兎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兎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

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宏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洹桀溺之類也難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鈐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匹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匹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匹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匹能仁且恐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匹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實若

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虎豹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攻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衆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文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遠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飾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矣內非外飾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願祀哗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占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附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顯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問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斯論者也

論衡卷二十七終

論衡卷二十八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盛仕汲汲競進不暇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竝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巖巖之說以照篇中做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完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微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誠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閒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咸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

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屈鉗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四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肯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

四十年也又說爲亦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愍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亨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亨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眞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眞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

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亾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七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亾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剏解之問以繼徵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慕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貸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遠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說尚書曰我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舉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臧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扎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

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擾其文炳小人德煇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晥者大夫之冕曾子寢疾命元趣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蝹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瀆涔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心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厪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臧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閒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亢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漏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偶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囂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困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榮解輔傾宰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猶也稱千將之利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蝉彈雀則失鸞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竝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蝉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件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厲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蚡信公子非國不領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亦之也幾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叢殘比之玉屑故曰叢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叢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蹤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減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坑秦之奢侈劉季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凡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叢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雖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凡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終

論衡卷二十九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垂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垂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膝葬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係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學因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濶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駭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後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元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姙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元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元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侯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温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温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温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于者意始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其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踶嚙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驗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轉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是非為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潭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識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海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董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廻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米賤使在百世之後則予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元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併肩以述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與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阻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宋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鴻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則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眞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眞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一作盛過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眞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奏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眞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厠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恐哉衡驂乘者趣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衡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或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政敎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敎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禾有若蒼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眞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元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畢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誊之簡牘

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時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止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卞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妄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潰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計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埜也孔子徑庭厲氣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埜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覩覽者將一曉解約埜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負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四罪其身殺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宜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二十九終

論衡卷三十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姓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讐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攜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來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祖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辟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舉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稱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趾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快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閭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雖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棄絕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

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趨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離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爲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信魯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此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苦卒自得及德之不豐不慮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檀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實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懷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閉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覩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藉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庖丁之言猶飲牛以酒喙馬以脯也故鴻麗深隱之言閉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臞款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行事有所不須斷決知事不必皐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斬戟采葵鉄鉞裁箸盆盎酌巵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

何以爲智愉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趣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殁而大義分蹉跎殊趣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處之文存敦厖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忿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益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實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覽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類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黑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遠優雅孰爲辨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事卿決疑事渾池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辨以栘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觀唯賦頌耳經傳之文實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洩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辨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蹈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始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論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偶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掾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實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益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須愚者逃頭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聽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羞無酸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冬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哨務意淺小酒敖千鍾糠皮不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惟恐畏忌雖垂不合焉敢讀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殭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后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殽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辯給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趣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猶水大魚多帝都較多王市員廣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援古太公望延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繞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謹呵也河水沛沛此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蟲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耦而徙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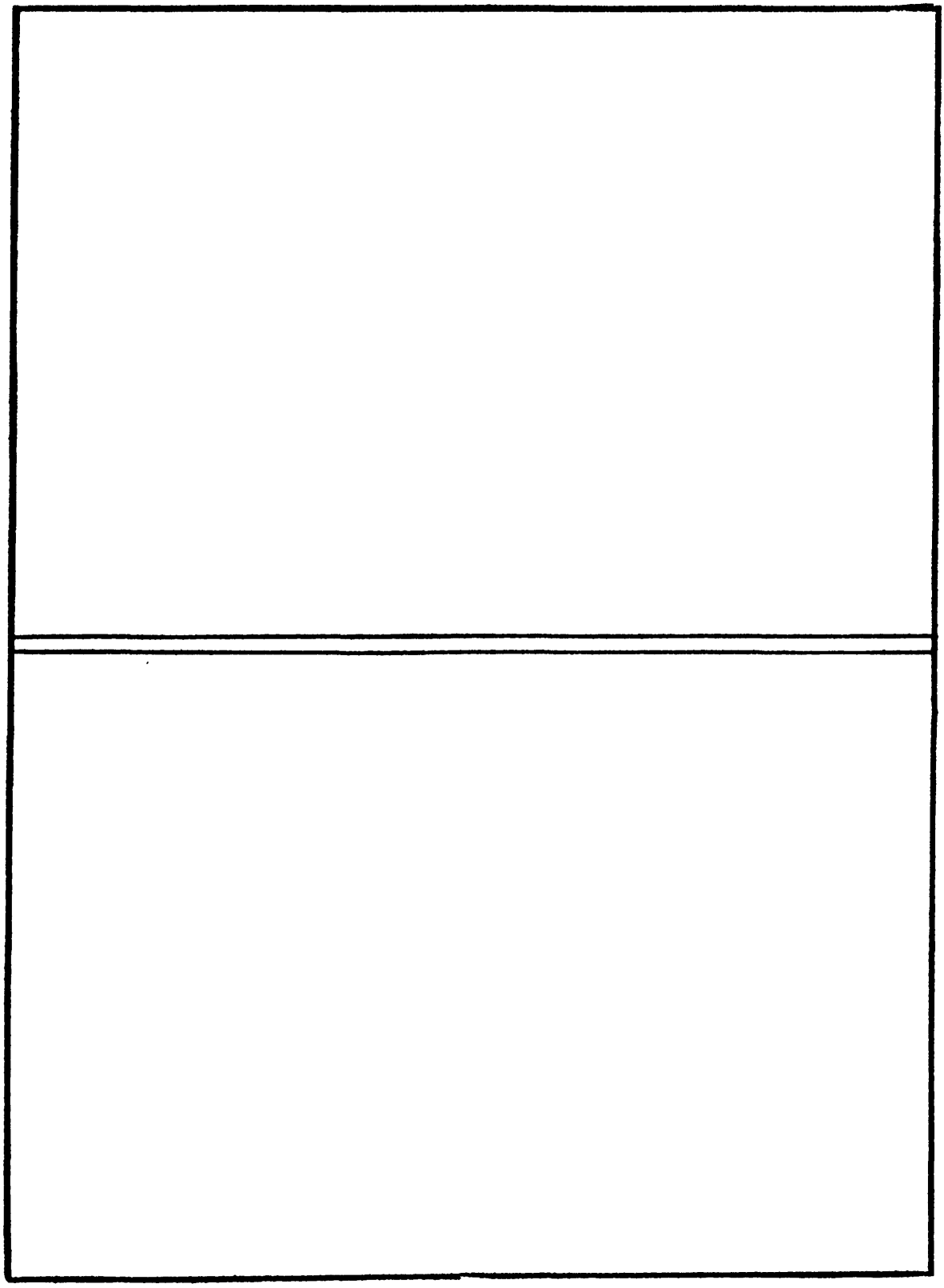
官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瞞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葬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滅德汪濊而淵懿知洶沛而盈溢筆瀧瀧而雨集言溶溶一有窳字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俗與物貴故獨產文驍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潛水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側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隱籍希出之物勤於則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騖達毋驥犢駢無害犧牲祖濁喬清不肭奇人肭讀爲妨騶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江羅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遏出君山更熹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從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倚倫獨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厭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至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折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問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論衡卷三十終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自周秦漢魏以來諸子文字之多未有過於此書者也其純駁互見瑕瑜不揜前人已備言之矣故不具論而漢於校刊是書則不能無慨焉漢魏以來作者多矣其書或傳或不傳無足深怪獨怪仲任推重劉子政揚子雲桓君山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又以君山所著新論爲甲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而新論十六篇竟無一篇傳者此書八十五篇止缺招致一篇不知論衡之書果愈於新論歟抑傳之者獨得其人歟昔蔡伯喈王景興得是書欲祕而不傳矣乃至今千餘年卒與子長子政子雲諸書並傳於世如君山書仲任非不欲傳之顧不能得以是而知君山當日於子雲書決其必傳亦幸而言中也今何氏叢書於兩漢諸子書收采略備漢亦已次第授梓獨以論衡文繁資斧不繼慮難卒業會秘書南昌縣學篆因以此事商之顧東田明府東田故博雅亦病此書不純事借叢書缺而不完即出百金佐剞劂費并以其本屬校刊則此書之得以復爲流布者東田明府之力而漢乃能相與有成此雖事會適然然以視蔡伯喈王景興二人之用心則有間已汝上王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論衡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王充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